

蓝 河 谷

程
中
道
吉
巴
图



长江文艺出版社

蓝河谷

程 中道吉巴图

长江文艺出版社

蓝 河 谷

程 中 道吉巴图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8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咸宁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2插页 110 000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032—9/I·30

统一书号：10107·573 定价：1.00元

印数：1—3 000

出版说明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生活在祖国北陲的蒙古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勤劳勇敢的蒙古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建国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学事业蓬勃发展，涌现了许多有才华的作家，为文坛所瞩目。

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为了表示我们的良好祝愿，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贡献一点微薄之力，特编辑出版了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部分作家的专集或合集共十一种。尽管这些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但都各具风格，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表现了该地区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风貌。

目 录

程 中

列车西去·····	1
明天是清明·····	13
婴 静·····	33
桔乡人·····	58
蓝河谷·····	74
山 夜·····	95
寂寞与温暖·····	108

道吉巴图

花村恋·····	115
爱的苦涩·····	129

程 中

列车西去

苏惠萱和丈夫由大姨妈陪同，在专供外宾休息的客厅里小憩了片刻，听到扩音器里传出招呼旅客上车的声音，才起身款款地踱到站台上。

“惠萱，这儿走，软卧在后面呢！”大姨妈白胖胖的脸上带着几天来丝毫没走样儿的热情，笑吟吟地挽起了外甥媳妇的胳膊。

苏惠萱回头看了丈夫一眼。他仍旧仰在沙发里，双目微合，手里夹着燃了半截的香烟一动不动，在那悠悠的烟雾中，仿佛灵魂已经飘逸出尘世。直到大姨妈抖着胸脯使劲一声叫喊，这才猛地惊醒过来，懒懒地背上“马桶”兜子，上衣往胳肢窝里一夹，晃里晃当地走进站台。早晨的阳光照在他略带苍白的脸上，他使劲地眯住了眼睛。

“你把衣服给我穿上，成天无精打采的，什么样子！”大姨妈皱着眉头，嗔怪地瞪了他一眼。在天津的三妹几次来信，忧虑地谈及他们小夫妻间，渐露端倪的龃龉。可经过这几天的观察，她觉得苏惠萱倒还通情达理，一点也不“死

性”。长相呢，满可以顺过眼去。雪白的牙齿，笑起来妩媚动人。不过，那双深幽而沉郁的眼睛，叫她捉摸不透。总有那么一丝淡淡的愁绪，丢失了什么东西的依然。这种毫无由头的抑闷之情，几天来时不时地从那白皙的脸庞上流露出来。

苏惠萱似乎猜到了大姨妈心事似的，低下头，黑茸茸的眉毛遮盖住眼睛，掩饰地拽了拽新换上的西服裙。

随着地位和时尚的改变，苏惠萱也慢慢丢弃了多年来习惯的穿着格式。如今她走到街上，已经很容易和一般青年妇女区别开来了。只是今天要登临长城，才匆匆换了双平底鞋，与平时穿的细如瓶颈的高跟儿相比，和地球的接触面积陡然猛增了许多倍，所以，她一下子觉得有种脚踏实地的安全感。

刚刚开始检票。排了半天队的旅客从天桥长长的台阶上蜂拥而下，背着行囊包裹，提着箱子网篮，纷纷寻找着与车票上的号码相应的车厢。神态动作都是急匆匆的。一时间，个个车厢门口都乱哄哄地挤作一团。

苏惠萱很熟悉这种场面。八年的插队生活，来来往往地进出车站，不知有多少次了。她知道，尽管是始发站，对号入座，但为了给随身携带的大大小的提包找一个随时可以抬头照看的位置，非得捷足先登不可。内地比不得首都和有数的几个直辖市，这里什么都缺。一年之中生活的必需品，同学老乡委托购买的各种食品、衣物，收拢在一起，堆得象小山包。送行的人浩浩荡荡。有一次，她最多买过十三张站台票。虽说现在知青大都回到了城市，但只要是由首都开往偏远省分的列车，这种壮观的景象仍无多大变化。

回忆起自己每次上车下车时的狼狈样子，想起那个蜷居了整整八年的小山沟，那阴暗低矮的土坯房子，那艰苦的插队生活……现在，为了去八达岭拍几张照片，仅仅两个小时的路程，也要乘软卧！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心里的那股滋味儿，自己也说不上来。

一群男女青年从她身边连跑带跳地挤过去。叽叽嘎嘎地说笑着，显得非常兴奋。他们戴着白色的遮阳帽，背着草绿色的帆布旅行袋，有个人还大口地咬着一根水萝卜。

呵，大概是哪个单位组织的旅游团吧？看到他们挤在两节车厢的交接处，你捶我一拳，我推你一把的快活神情，苏惠萱不知为什么觉得非常羡慕，继而又隐隐有一丝淡淡的悲哀掠过心头。

现在无论什么也提不起她的兴致。也许正因为这样，婆婆才建议他们小两口由天津到北京来散散心。丈夫提前便把日程表安排妥当了，明细得象份菜单。苏惠萱也真饱享了眼福。下乡几年，在首都倒车、排队、签字，行色匆匆，哪里还顾得上游览名胜古迹呢？这回倒是无一遗漏。凭心而论，愉快的倒不是游玩本身，离开那座舒适但却是冷漠的小楼，摆脱了那种令人压抑的气氛，如同小鸟逃出华贵的笼子，只要是树林，是蓝天，哪儿都一样！投入大自然的怀抱，真叫人有一种返朴归真之感！话虽如此，几天来的连续奔波，她感到一种力不胜支的疲惫。今天是最后一个节目，上午赶到长城玩半天，下午便赶回来。

“要不是你晕车，让大姨夫叫辆“皇冠”多省事，这得颠上两个小时。”丈夫走到窗前，哗哗把绸质窗帘拉开。

“还是坐火车好，惠萱受不了那汽油味儿。再说，累了

可以躺一躺，这多平稳！”大姨妈说着偏心眼儿的话，“坐小轿车，上山倒还好，下山的时候，身子往前探着，那个别扭劲儿，可累人啦。”说完，又把列车长和乘警招呼来。他们毕恭毕敬地站立在大姨妈面前，听她喋喋不休地吩咐什么。

这种颐指气使的骄横神态，苏惠萱很不习惯。她对车长、乘警总有一种敬畏心情。记得评法批儒那年，几个月没落一滴雨，麦子旱萎了一半，年终不用说分红，扣除口粮款还倒欠队里二十元钱。那年回家，谁也没买火车票。中途查票被车长与乘警大声斥责后，在南口车站被撵下来，进了什么治安学习班。扛枕木、搬石头、卸煤末儿，据说要等他们挣够了车票钱才放他们走。对于体力劳动，她根本不在乎，这比烈日下拔麦子，霪雨天挖土方轻松多了，况且，还发一副雪白的手套。那带肉的菜，放了糖的开水，暄腾腾的大馒头，这对于常年食不兼味的他们，不啻是过年啦！如果这也叫做“惩罚”，那她倒甘愿在这儿接受一辈子再教育。搬运工见他们这么玩命地干活，好奇地围了一群。老站长看着这群天真朴质的孩子，摇摇头，流下眼泪，第二天就把他们送上了到北京的火车。可那会儿，自己还格格地笑呢！真知足！

铃声响起来，列车员放下了车厢踏梯的罩盖。然后，“砰”地关上车门。象是盖上瓶塞，外面的嘈杂声立刻被隔绝了。站在月台上的大姨妈条件反射似地后退一步，再一次露出那同一规格的笑容，把嵌着镀镍扣子的小巧精致的阿根廷牛皮钱包从右手换到左手，以便在列车移动的一刹那，抬起手臂做一个“祝你们一路顺风”的优美造型。

这时，一个挎着书包的年轻人急匆匆地从天桥上跑下来，看了看车票，径直跑到与她隔着几节的车厢。

蓦地，苏惠萱惊呆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是他？吴伯光！

她猛地站起来，侧着脸贴在玻璃窗上，心怦怦跳着。

“看什么呀？”丈夫靠在柔软而有弹性的椅背上，专心不二地对付着一个大柑子。

她没有回答，低头看了看，伸手想把车窗提起来，吭吭地使了半天劲，无奈它岿然不动，心里一急，额头竟沁出汗珠。

“惠萱，别开窗子了，车马上要开，外边风硬得很，你会受不了的。嫌热，打开空调好了。这里是开关。”

她没理会大姨妈在下面频频招手，也没去接丈夫送来的蜜柑，仿佛遗忘了什么事情，不时抬头朝前头的车厢看。

丈夫见她情绪突如其来地波动，迷惑不解，伸手来摸她的额头，被她躲闪过。这才发觉自己有些失态，便强迫镇定自己，在丈夫对面坐下。

列车缓缓开动了。她吁了口气，慢慢平静下来。过去如果有类似这样令人激动的情况，她会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发泄出来的。近来，学得能将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了。

列车长送来了几瓶橙汁饮料。象牙般光泽洁净的硬纸吸管，浮标似地插在淡黄色的液体里。丈夫接过来，温存地递给妻子一瓶。

“刚喝到嘴里有点酸，可回味起来甜。”妻子已经有了“反应”，他尽力处处周到细心。

苏惠萱衔着白色的吸管，心不在焉地吸吮着。是啊，刚喝到嘴里酸，甚至还有一丝苦味，可回味起来的确是甜的。她把头仰靠在沙发上，闭上眼，随着渐渐加快的车轮节奏，

沉湎在遥远的遐想中。

如果不是现在已经变化了的身分的约束，她刚才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列车，飞奔到他跟前，扑到他怀里，使劲地搂着他那粗壮结实的脖颈。就象那年，他俩在场院上垛麦子，她逞强地从高高的麦垛上往下跳，一下踩在埋在麦秸堆里的铡刀背上。脚踝象折断似的，疼得她哼哟一声依在他怀里，他也惊慌地搂住了她。一瞬间，互相抱得那么紧，等彼此意识到，马上象触电似地一下子分开了。一片红云倏地笼罩住她的脸颊，他也显得非常惶恐。

以前，苏惠萱和吴伯光仅仅囿于男女知青之间的那种团结互助的关心：他帮她拔麦，她替他浇畦；他给她挑水，她为他补衣。她常常把刚刚洗濯后的柔软的辫子披散开，那闪着黑蓝光泽的长发被温和的晚风轻轻吹拂，望着吴伯光从铺满野花芳草的小径上给她送胡麻秸柴来。

有一次，吴伯光替生病的锁栓大伯拉麦个子，她自报奋勇地跟车。天气变了，强劲的西风冷飕飕地扑过来。不一会儿工夫，暴雨兜头泼下来。他俩赶着大车，仿佛被裹在一个茫无际涯的混沌世界里。吴伯光手忙脚乱地把套绳勒紧，冲着苏惠萱喊道：“别管这儿，钻到垛子里去！”

地头有个捆成捆的麦个子，十个一垛，搭得象人字形的爬地窝棚。在这没遮没挡、连棵树也找不见的坡地里，算是唯一的避雨的去处。

苏惠萱呸呸地吐着雨水，深一脚，浅一脚地跑过去，连腕带爬地钻进去。

“喂，你快点啊！”苏惠萱扭过身，撩起一绺贴在额上的湿头发，朝仍在雨中忙碌的身影焦急地呼喊。

吴伯光掖住车轱辘，抹了一把脸，耸着肩，咧着嘴，呱呱呱地跑过来。突然，又想起什么，折回去，脱下衬衫，仔细地搭在鞍马背上，然后光着脊梁钻进窝棚。

“大伯说，牲口也有灵性。你对它表示关心，它心里就踏实。要不，大雨泡天的，它躁起脾气，咱俩咋应付？”吴伯光抹了抹胸脯上的雨水，凉风灌进来，他噓溜一声，抱紧了膀子，瑟缩成一团。

“喂，你转过脸去……听见没？把脸扭过去呀！”苏惠莹半跪在地上，强转着身子，脱下那件淡绿格子的外套，从后面给他披上，自己只剩下一件衬衫。

“别别……你要着凉的……这，唉！”吴伯光又不敢回过头，只是不安地扭着膀子。那散发着异性气息的衣衫，象是一盆火一样，烧灼着他那宽广的脊背。

好半天，两人都没有说话。听着哗哗的雨声在这寂寞的山谷间回响，一种异样的，从未体味过的新鲜感觉从她的心底泛起。

锁栓大伯过意不去，那天托着几个月饼非叫他俩尝一尝。

“大伯，这是什么呀？”

“今天是中秋，一年又过了多半。忘啦？尝尝你大娘的手艺。”

“月饼？大伯，怎么没糖，没馅，油也不多，一点儿也不酥呀？”

大伯难为情地低下头，嗫嚅地说道：

“一口人一年才一两油，都换火柴了。唉，庄户人家，图个样子吧。”

第二年，吴伯光当小队会计。心血来潮，背着行李干粮，迎着初春干燥的黄风，蹿着遍坡的芨芨草，一个多月，步行二、三百里，七、八十个村落，千百户人家，做胡麻生长情况的调查。当他风尘仆仆地回来，站立在苏惠萱面前时，她几乎认不出了。面孔黝黑，两腮干瘪地吸进去，嘴唇裂着血口，只有一双深陷的眼眶灼灼闪亮。她心疼地流下了泪水。

杂交圃啊，选种圃啊，都井井有条地挤在一块不大的实验田地，吴伯光把从各地搜求来的种籽分株分行播种。收获时单收单打。苏惠萱惊讶他的热情与内行。

“你不知道，在学校我还是生物小组的组长呢！可惜的是资料和笔记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烧掉了。”

吴伯光在后边摇楼，苏惠萱在前边撵牛，说着话儿，踩着松软的土地。一粒粒光润的种籽，顺着牛犄角般的楼腿均匀地落下来，埋进了泛着腐草气息的垄沟里，也埋进了两个年轻人的心窝里。

亩产一百三十斤！整整比当地品种高出九十斤啊！场院上象赶会一样热闹。乡亲们把吴伯光看成有功之臣。第二年，整整种了一东坡。

秋高气爽，坡上坡下一片片炫目耀眼的蔚蓝色，胡麻开花了。潮湿的南风吹过来，花儿在阳光下闪闪烁烁，象是一幅柔软的织锦在抖动。头上白云悠悠，远处青山连嶂。苏惠萱和吴伯光并着肩垄锄地，金黄的花粉沾在被早露打湿的裤脚上。

歇息时，她嗔怪地叫吴伯光脱下衫子，借来杏花牌的针线，远远坐在地头补纳，扎了几次手，一点不觉疼。低头

咬断线头，闻到一股拌和着阳光、泥土的汗味儿。她悄悄看看左右，俯到上面饱饱地吸了一口这亲切的气息。

绿茵茵的山坡向河谷倾斜下去，一簇簇的山丹花错落其间。那色泽浓郁的山丹花啊，娇媚中有豪放，倔强中透着洒脱。她深情地注视着，纤巧的手指伸过去，摘下一朵，轻轻地捻着。她记得刚到内蒙，头一次见到这漫山漫坡火红的山丹花时写的一首小诗：

山丹丹花呀，红彤彤的花，
你在边疆把根扎。
没有桃李苦风愁雨的牵挂，
也不似水仙羞羞答答。
只要地球叫你装点，
你那绿色的生命，
全都化做一腔热血迸发！

吴伯光很喜欢这首小诗，特意为它谱了曲，不时地哼唱，她把嘴唇贴在花瓣上吻着，吸吮着那细嫩花茎，一股酸滋滋的汁水涌到舌尖……

她使劲地吸吮，为什么没有任何味道？她睁开眼睛，瓶子早已空了。

“还要喝吗？”丈夫关切地问。

“哦？不，太酸了，给我一杯白开水……什么也不要放！”

然而，做一代新型农民，把火热的青春献给边疆的豪情壮志，被一个个莫名奇妙的漩涡卷得无影无踪。吴伯光的罪名大得吓人：反对“以粮为纲”，和大寨精神对着干。第三

年工作组勒令把刚刚播上的几百亩胡麻重新翻过，改种小麦。吴伯光一整天呆坐在小屋的窗前。特地从县农机站来支援翻地的两台拖拉机在场院停着，马达突突的声音在萧瑟的原野上空轰鸣。

苏惠萱默默地拉着风箱，火光明灭。她突然发现，吴伯光拎着一个大扳子从隔壁屋里出来，一闪，便消失在黑魆魆的夜色中。

当她明白过来追上去时，已经晚了。吴伯光在几支手电的照射下，湿漉漉的头发，被几只大手残忍地抓着。那一双骇人的眼睛喷着不屈的火……

随着对生活中种种丑恶和伪善的惊异，对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艰苦劳动的厌烦，苏惠萱对原先想象的山丹花似的前途失却了最后的挣扎力量。回城风越刮越猛，知青们都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四下跑门路。当她的“病退”手续办妥时，吴伯光已经押到县“学习班”好几个月了。她换上件干净衣服，包上连夜给他烙好的酥饼，踏上县城的小路。

仲春的田野，鹅黄浅绿的细草芽挂着早露，晶莹闪光。铃子鸟的啁啾声从碧空中洒下来。村边有一条浅河床，几块圆润平展的大青石卧在河心。下游不远有个“月亮湾”，大雨过后就蓄饱了水，吴伯光常常到那儿游泳。河对岸有一口多年前弃置的枯井。那年的雪真大啊！几乎把井口封住，他们一起在这儿罩沙鸡，嘻嘻哈哈地蹦跳着，呵着冻红的手，雪地里反射着眩目的阳光，红的、紫的、绿的、黄的……啊，刺得睁不开眼。

如今，这一切就要离开了吗？不知为什么，那曾经诅咒过的山沟，那熟视无睹的一草一木，竟一下子变得亲切无

比，处处都能勾起她的离愁别绪。是啊，八年了！自己在这儿洒了多少汗水啊，真是一点也不留恋吗？

一滴热泪滚落到嘴角……

“你为什么不放点糖？”苏惠萱把流下来的泪水抹掉，扭过头质问丈夫。

“是吗？你刚才……好的，我去取。”

为什么放这么多！浓得没法再溶解了。那细砂般的晶体颗粒缓缓地沉淀到杯底，喝一口甜得发腻。

丈夫正继续欣赏着车窗外慢慢移动的山峦，那是初夏的山，翠绿的山。

一条香烟，几听罐头。这是她刚刚从商店给他买的。她默默地放到床上。抬起头，泪水已经盈满了眼眶：“伯光，我们就这样……分别了吗？”

他背对她站在窗前，生硬地点点头。

她望着他被人带走，消逝在甬道尽头。“我等你，我等你呀，伯光！”自己是这么喊的吗？

“我等你。”现在回想起当时这句发自肺腑的呼叫真有点令人赧颜。她珍藏着一小盒吴伯光实验田里剩下的胡麻种籽。那颗颗晶莹润泽的小红棕颗粒，给了她多少温暖与遐想啊！她回城以后，曾经在静静的秋夜里，在柔和的灯光下，深情地用手指捻着，给他写了一封又一封关切和思念的信，但是，他竟没回过一句话，一个字。后来，几年待业的辛酸和厌烦把记忆磨砺得越来越模糊了。结婚前收拾东西，从一堆旧瓶子里发现了那盒丢失许久的胡麻种籽。打开一看，已经霉得起了淡绿的绒毛，结成乱糟糟的一团了。

列车长敲敲门进来，谦恭地说，青龙桥车站就要到了。

苏惠萱迫不及待地向窗外望去，列车正缓缓地行进在山谷之中。象飞机一样贴着山麓茂密的树木盘旋，离得那么近，郁郁葱葱的树枝掠过车窗，仿佛伸手可触。

列车停稳后，她的心怦怦跳起来，挤过堵在车门口的几个人，第一个跳下车。

徐徐的风，顺着山谷吹来，象一股清澈碧透的溪流浸透了她全身。她感到一阵爽神的舒适。

“出口在这儿，惠萱。”丈夫从后面追过来，挽住了她的胳膊，指了指相反的方向。嘈杂的人流正向那边汇聚。

“呃，我去看一看詹天佑像。”

“那有什么看头？我告诉你——一个穿燕尾服的干老头……好吧，我陪你去。”

“不必了，我得看好一会儿呢！你到旅游招待所等我好了。”

“你一个人……”

“我又不是小孩子！”说话时，她将胳膊从丈夫手里抽出来，看着他转过身提着大兜小兜消失在出站口，便小跑着，朝那节车厢寻去。由于过分紧张，血液在心脏里仿佛堵塞了，觉得胸膛几乎要炸裂开来。

她踮着脚尖，探视着一块块的车窗玻璃，不时撩起散在额前的卷发。

啊，在这儿！那浓密的长头发，那一面看书一面叉开五指梳理头发的动作。她两条腿似乎失去了支持能力，心抖得整个儿胸腔都在震动。

“伯光。”声音有点发颤，而且太微弱。他没听见。她吸了一口气，扬起胳膊，用手指尖轻轻地，但却是急促地叩